

—【名家有约】—

老同学南青的病逝,我从南昌折回老家都昌,参加上午九点的葬礼。礼毕,与同行的广昌饶印文兄到黄顺智表哥盖的新房坐了会儿。

一路上,油菜花横在村前村后的山野,田里,溪边,坡上,春阳照拂,春风吹动,蜂群轰鸣,一片金黄。它们井井有序,高高地擎立着,而朴素的清香,引来圆滚滚的小蜜蜂,恍惚眼前而即飞逝的花蝶,与这镇日曼妙的阳光同在。一股香味,幽然地吹进了我的鼻孔,我放慢了脚步,拍了几张,有的与青蒜同田,平分春色,绿黄相呼;有的作池塘的镶边,小小的一丛丛,参差零乱,点缀着这方浅浅的池水。自然,最瞩目的金灿灿的一垄垄花海。

阳光直直地,抖落下来,花的海洋,华严安雅。油菜秆,高与人齐,藏身花田,仿佛是温馨的花床。逢上清明,我们祭祀几处的祖先,有时抄近路,穿过田田油菜花。无论细雨纷纷,还是晴朗可爱,它们留在头上,钻进衣里,飞上篮子,斑斑点点,让人引出或远或近的无尽的幻像,影子好看极了。我于油画的理解,现今仍然幼稚地停留在这个记忆上。

印文兄经营农业,此前做果品、果业,现在搞养殖,种荷,笃行他的生态农业与文化乡绅的理想。近些年,气色好了,经济活跃了,事业有了新局面。重修了受峰书院,书院是他祖先明代饶重鉴先生创建的。饶兄念过大学,科班出身。老同学则是高一辍学,做过漆匠,泥瓦匠,干过服装行业,卖过冰箱,以车鞋的生意,近十年成立建筑公司,老家盖起了大厦,又捐资祠堂,江夏、颍上之风蔚然而兴,孝友睦姻任恤之行,左邻右舍,交口赞誉。汉代马援的弟弟马少游说,“使乡里称善足矣”。有的人名望很高,往往蓄约于乡族;有的身处闹市通衢,或远荒穷微,形势声华熙熙乎相震于世人之耳目,易称善于天下,但在父母之邦,称善于乡里者空闻;君子驰骛于万里之外,而视乡里之人如秦、越,漠然不以系其心,宜其民不思而人不敬。今之儒者,或可自省矣。

广昌的白莲,驰誉中外,印文兄的儒雅,亦如荷香,但是出自于淤泥,连着深的土地。老同学总说,自己书念得少,教育子女,要门庭整齐,书香盈室。他善气迎人,倔强,生命力强,敢于拼搏的个性,为我感佩,也时时警醒了我。这种源自乡村,来自土地的素朴,以花蕾之,油菜花最为恰当。

而他却偏偏被病魔夺去了生命!在他,自己都不觉得走得这么匆忙,很多事没有交待,连呼一声父母的声音也没有了。站在他的遗像前,让我有着莫大的悲哀。

—【散文苑】—

春天,韭菜最好。

雨,不知什么时候下起来了,淅淅沥沥地湿润着江村的山河。春日雨,温柔、婉转,是小提琴上的琴弦,如泣如诉,拨动着苍茫又遥远的往事。蠢蠢宰宰地下着,不知来路与归途,仿佛从苍茫的往昔里来,又仿佛会逶迤到老去的光阴里去。南风摇曳,雨声里,灯光次第闪烁,炊烟飘升起,鸟鸣清幽,如水濯洗,芥花孕育着饱满的花蕾,木枝绽放出鼓胀的新芽,麦苗沾满了晶莹的雨露,仿佛听得见拔节生长的声音。而蛰冬的韭菜,几乎一夜之间,会从渐渐松软的泥里生出一片片新叶,涨满汁水,不几日就葳蕤满茎,墨绿、鲜嫩而芬芳,几乎集合了这个季节所有的优美与品德。拿一把锋利的剪刀,趁着茫茫的夜色与细雨,将韭菜沿根部齐整地剪去,绿色的汁水与芳香喷溢而出,沾满手背。无须担心,不几天,又一茬更加碧绿的新韭,就从泥土里冒出来。

最适与鲜蛋清炒。那些鸡鸭,因食不尽的青草、嫩叶与昆虫,羽翼丰满,那些鸡卵也有了春草与雨水的美好滋养。只需要入锅简单地翻炒几下,一盘清香扑鼻的佳肴就已做成。“两只黄鹂鸣翠柳”,绿的是韭叶,黄的是鸡蛋,只看着,心间就升腾起久违的春意与柔情。雨色空蒙,山河静谧,就着新炒的春韭炒蛋,一家人团坐一起,叙着农事与家常。倏忽之间,烛光摇曳,已是暮晚。

“……

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。

主称会面难,一举累十觞。

十觞亦不醉,感子意长。

明日隔山岳,世事两茫茫。”

怪不得千年前的那个黄昏,一样的夜雨,春韭碧翠,那个浪迹天涯的诗人,又逢久别的故人,一盘盛开着春天芬芳的新韭,一碗饱满绵厚的黄粱米饭,就让他感慨万千,泪水滂沱。人世苍茫,岁月已晚,不变的是这年年春色与人间弥生的情愿。

秋日,晚菘最佳。

此季,韭菜开始苍老。绿色的茎叶间,开始生出一簇簇

故园的油菜花

■ 柳春蕊

人在中年,最怕亲朋离世。有一类人,苦在少年,天性倔强,一辈子的苦,刻骨铭心,在我所见,其中就有我的阿母。出身苦,不识字,做的苦,砖瓦烧窑,奋斗的苦,未享子孙的福,就离开了。自然,我们礼拜生命,连同它的消逝。六年前,老同学在昌北机场,接上自京前来送我阿母的饶兄。门人黄城前一日的夜晚,自景德镇赶来吊唁。这种素朴的人情,宽慰了我失母的悲痛。

“亲戚或馀悲,他人亦已歌。死去何所道,托体同山阿。”家乡的诗人陶渊明,我怕是左邻右舍的素朴的情分,让他纾缓了悲痛,宽慰了自己,也宽慰了存在。人与人的世界,这种素朴,在先的儒者是这样的“自然”,又做了如此有力量的“预设”。我的“礼拜生命的消逝”,是有这种理性的实践作为支撑的。

菜花,水菜花,萝卜菜花,油菜花,韭菜花,一株两株,一片两叶,我都喜欢。喜欢它们的清丽,淡雅,素朴,自然,有野趣而无文饰,爱天真而少娇惯。

大约是三十二岁那年逢春,站在山腰,眺望着不远的土地,一片绿色,草已经枯萎了,惟有新生的油菜,矮墩墩的,一队结着一队,一队缀着一阵,领跑着冬天的土地。

去年的生辰,在京郊有二十亩的都昌大院里,分筵两桌,东方乔教授写有四十五初度寿序,冯健教授临席口占,陈诚博士送来生辰贺帖,张学君学长的祝馐,张敏杰师兄的《老柳赞》,家乡胡昌平书记的宴席致辞,同村发小巢丛银下厨,魏中耕敬酒,还有小女儿的朗诵,让我过了一个愉快的生日。傍晚,我发现了迟开着的零星的油菜花。且是繁华的京城,有家乡风味的晚宴,惜我才短,写不出老杜的诗篇。这,又让我念起杜甫这位伟大的诗人,倘若他的流落,逢此吉辰,亲朋嘉宴,当有许多壮丽而淡雅的诗歌啊!

老同学之死的第二日,好友为我准备了生辰。宣传部谋部长,教育局的余局长、县文联詹老师、作家李冬凤女士、巢校长、顺智表哥、中诚老弟、国英来了,学生黄城君也来了。在我家乡的三楼书屋,分筵两席,鲜花与灯火争艳,中年与乡情同在。此种情景,同样可作杜甫的五言律诗了。

南昌疫情来袭的前一周,也在老家。邀请村里的耆旧长辈,做了几个菜,连同九十六岁的爷爷一起。次日清晨,满耳鸟啼,一楼书卷。红的朝霞与金灿灿的油菜花,在眼前,又在远方,仿佛一春的童年,如同我们青春的事业。祥和的岁月,正大的乾坤,这就是阔别多年的乡村,

春韭秋菘

■ 蔚正

白色的韭花,风吹过,韭花摇曳,星星点点漫漶至远方去,让人心生莫名的惆怅,适合在漫天的白色花朵间,等一个人。

韭叶不宜啖,韭花却可食。东坡老人说:“一斤松花不可少,八两蒲黄切莫抄,槐花杏花各五钱,两斤白蜜一齐捣。吃也好,浴也好,红白容颜直到老。”真是向往啊,这些千年之前的老祖宗们,生活的意趣让我辈望尘莫及。这些美丽异常的花朵,食在口中,又是一番怎样的滋味呢。江村人素朴,没有古人这样的风雅。四季开放的各式花朵,寂寞地绽放又凋零,没有人用来作为食物,唯有韭花是个例外。

春韭秋菘,秋韭有一种苦涩的滋味,韭花却鲜嫩异常,正是食用的好时节。某个秋日的清晓,露珠缀满碧叶,丛生的紫色扁豆花爬满了篱笆,而一丛丛抽穗而出的淡绿色韭花正迎着朝阳开放,正是采摘它们的好季节。采摘须趁早,待太阳升起来的时候,露水隐匿,花朵随着阳光流水一样开放,蔚然一片,已然苍老。连着花茎,洗净、切成段状,用开水稍稍焯过,清炒即可。若加点肉丝、酱干,则风味更佳,清香甘甜,有一种秋天与光阴的滋味。五代的杨凝式感慨万千,“昼寝之初, 幘饥正甚, 忽蒙简翰, 猥赐盘飧, 当一叶报秋之初。乃韭花逞味之始, 助其肥腴实谓珍羞。 充腹之余, 铭肌载切。”香浓素丽的花朵,配着秋日已然丰映的河鲜,俨然是人间的至味,不须美酒,已然醉去,微醺之间,一篇《韭花帖》跃然纸上。星星点点的笔墨,在白色的宣纸的映衬下,恍若盛开的韭花,风吹过,摇曳多姿、馨香满鼻起来。

总会有一场寒霜落下。此时的秋,才有了秋的韵味。慢眼的枯黄间,秋菘正好。墨绿,根茎肥硕,日渐甘甜,仿佛秋菘的滋味。菘,即白菜。白菜,多俗而缺少韵味,不喜欢这样的称谓,这些温暖过千百年孤寂灵魂的菜蔬,唯用简单古朴的称谓才贴切。《诗经》里说,“采葑采菲”,多么好。茫茫天地间,寒霜零落,唯非苍翠。采摘人着素衣,从那个古老的秋天里走来。轻轻读着,会让人心间弥漫起无限的诗意与惆怅。

那时江村人穷,春秋与一个长长的冬天,菘与非,几

我喜欢的并努力建设的乡村伦理! 而正灿放的油菜花,生日后的一周内,又在老家“遇见”,那是无言之美,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欢乐。

菜花的金黄,有一种光。绒绒的,融融的光。现在,眼睛使不得劲,在清晓,在黄昏,踏上家山的小路,融融的光,温暖了我的双眼,也明亮了我的方向。

有一类人,蓄着能量,放着光芒。有一种文章,声韵悦耳,光泽宜人。有一种学问,土地连接着土地,素朴连接着厚实。菜花的清香,菜花的融光,若比拟人,不妨说是教育工作者;若比拟文章,不妨说是天地的华章;若比拟学问,不妨说是经世致用的大学问。

鲁迅先生礼赞野草,但“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”。我热爱乡间的油菜花,连同它的土地,和土地上的人们。在土地连接土地的地方,那里或许有一种交流,如同菜花的素朴,在有与无,大与小,生与死,友与仇,爱者与不爱者之间。

现今的清明,菜花已谢尽,早早结上了新鲜的绒绒的籽袋,蕴藏着果实的收获。在收获的季节里,阿母割下几亩的油菜,捆捆地在屋檐下,小河旁,横在菜地里,趁天晴,暴晒几日,铺上几张大的蛇皮袋,那拍打菜籽的忙碌而瘦小的身影,又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这周一,小学泱泱幼儿园主播,《春天的花朵》。我将那几张照片,打印出来。泱泱说,最后一种是油菜花,“每当这个时候,我爷爷种的油菜花,金黄金黄的一片。”

清明又近了,疫情阻隔,北国阳光正浓,我不禁想起家乡的油菜花,想起油菜地里劳作的母亲。

肇于3月27日万柳书院29日改记

■ 作者简介

柳春蕊,1976年生,江西都昌人。文学博士,万柳书院院长、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。从事中国思想史、中国文论、文章写作研究,著有《晚清古文研究》《中国文论教科书》《古文研究丛稿》等,旧体诗文集《三与堂诗文》《南轩诗文》和散文《花朝节的纪念》,主编《中国文艺思想评论》。关注青年成长、推动江西选调生、参与乡村建设和高考语文工作,被评为“首届最美江西人”(2015年)。

乎是唯有的可食菜蔬。很是奇怪,菘或非,非或菘,却总也不让人生厌。就连那个一生都在收复故地愿望里折磨的老人,也念念不忘。“尚觀身强健,烟畦擷芥菘。”一盘晚菘即可下酒。样式几乎是清炒,加几段蒜叶,菘的甘甜、鲜嫩与蒜叶的浓郁香味,让人不知魏晋。奢侈的做法,也只不过是將菘茎,切成条状。清炒时,加几块豆干与肉丝,再用江村所制的豆瓣酱,更是妙不可言。秋天,晚菘一畦地地生长,叶片碧绿,茎干肥白,总是不来及吃掉,正适合腌制酸白菜。挑一个晴朗的天气,了无纤尘、枯树瘦枝、山河静谧。将白菜连根铲起,一排排地摆放在地上晾晒,当叶片与茎干松软的时候,就可以腌制了。不需洗净,只需放入一硕大的陶罐中。陶罐古拙,不知从哪个先祖那里一代代传承下来,刻满时光的皱纹。一层秋菘一层盐地码起,最后再用棒槌尽力压实,盖上盖子,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干燥之处,不再管它。天空碧蓝,会有黄叶覆盖它,也有飞鸟鸣叫着飞过,遗落下静寂没有尽头的光阴,仿佛把它遗忘。

直到有一天,陶罐里溢出金黄的汁水,整个院落散发着腌白菜酸甜的香味,已是食用它的时候。打开盖子,芳香更加浓郁,而秋菘碧绿的色泽已是金黄,甚至不及清洗,随便挑出一根,放在口中,鲜脆可口,让人胃口大开。清炒或加肉丁、排骨,都是佳肴。曾想过,有一天我要把这无尽的烦琐丢弄得一干二净,就这样不如归去。低矮的瓦舍,炊烟升起,檐篱缠满扁豆与朝颜。我还要种一畦新韭,植几行晚菘。人生夫复何求?

在异乡,总是东施效颦地买来秋菘,挑来古拙的陶器,择一晴日将它们腌制,又一日日地漫长等待,等来的却不是那种酸鲜的滋味。我知道买不来故乡的秋天与阳光,那些逝去的光阴也无处可寻。从此失却了再来制作它们的兴趣。

经秋至冬,晚菘已然老去。绿色的叶片间,一簇簇黄色的花朵摇曳生在二月的春风里,让人伤怀。可有什么不会老呢? 青瓦生满苍苔,木窗斑驳灰褐,那些同样老去的人,头领寒霜。

当然,会有一场雨落下,新韭又绽出新芽,又是一年开始了。



板笋飘香

■ 江初昕

清明节前后,自家竹林里的春笋便齐刷刷钻出了地面,仿佛俏皮的小精灵一般,身披紫褐色的外衣,头顶黄冠,毛茸茸的,或躲在枯叶下,或藏于树桩内,或隐匿石缝中,俏皮可爱。春笋分大年小年,遇到大年,春笋就多;反之,小年则少。刚出土的春笋鲜嫩无比,等春笋长到一尺来长的时候,这是制作板笋的最佳时机。

都说靠山吃山,每年春笋上市季节,山里人都要制作板笋,为的就是挑到集市上能卖点钱,以贴补家用。制作板笋劳动强度大,工序繁多,持续时间长,父亲扛起锄头,母亲领着我们一起到竹林里挖春笋。父亲挖笋也是有标准的,长得太高了不挖,这种笋子老了,已经不适合做板笋了;而那些刚冒出土的春笋也不挖,笋肉太少,空壳一个,只要一个晚上,春笋就能长好几寸长。挖春笋是一个流水作业过程,只见父亲对准地下的春笋一锄头挖下去,顺势一撬,随着“嘎吱”一声,一棵裹挟泥土的春笋就应声而倒。父亲弯腰捡起地下的春笋,在锄头柄上敲了敲泥巴,朝路边丢去。这时,母亲手握菜刀寻笋而来。只见母亲从地上拾起一棵春笋,拿在手里掂了下,托住春笋,用刀切去春笋底部根芽部分,削去春笋顶部,随着“咔嚓”的几声声响,一棵春笋便掐头去尾了。之后,将笋“摁”在

春天原野的馈赠

■ 刘 枫

腿脚勤快的春天,说来就来了。春天可不是空着手就来了,她将积蓄了一整个冬天的存货,大大方方地展示在春天的原野上,让有心又识货的人们去采摘。那些山肴野蕨,各显身手,悄然地把人们记忆的味蕾打开,让春天的味道显得丰满而富足。

在我们江南的乡下,春天最先馈赠给人们的,是荠菜。在我们那里,荠菜也被称为地菜或地秧菜。经过冬天的霜打雪压,春阳暖照,荠菜的叶片贴着地面自由地伸展,水份和叶绿素都达到饱和状态。这个时候,只要你愿意,拿把小铲或者镰刀,在田头地角,或者是庄稼地的空闲地块,半天就能收割好多。回家挑除掉枯叶和杂草,洗净,用开水流烫过,即可上灶台了。荠菜最高级的吃法,当然是包饺子,荠菜和猪肉剁碎成馅,那个饺子,吃起来,既有面的甜,又有肉的鲜,更有荠菜的香。普通的吃法,是放油清炒,吃进嘴里,也隐隐有泥土的浅香。近年来田野间荠菜的身影也是颇为难觅,因为不少人在种庄稼时,喷洒除草剂,不经意间,连带让荠菜失去了出土生长的机会。

荠菜吃过,藜蒿接踵而至。野生的藜蒿,是生长在湖边滩地的一种蒿草,青紫色的秆,灰绿色的叶。当春风催得它长到咫尺上灶,正是割取的好当口。藜蒿最好的吃法,是去了叶片,撕了老的外皮,截成小段,与切成片的腊肉一起炒,加点葱花,菜名叫“藜蒿炒腊肉”。藜蒿的药香,腊肉的陈香,相得益彰,你中有我,在人的唇齿间挥之不去,萦回缭绕。南方水乡的人,出门在外,若能吃到“藜蒿炒腊肉”,那简直就是舌尖上与乡情拥抱啊。人们苦于野生藜蒿的供不应求,便有了大棚种植。大棚里长出的藜蒿,秆是青色的,缺少山野间风雨的洗礼和滋养,这样的藜蒿算不得是野菜,吃起来稍逊一筹。

这时节,春天原野的馈赠物,能登上人们餐桌的,还有马兰头。这种野菜叶子长圆,根茎紫红,外观碧绿鲜嫩,常生在潮湿的河滩。马兰头的吃法,是下开水烫一下,滤开后切碎,放入酱油、麻油凉拌,讲究的还可以放入豆腐干。吃到嘴里,凉丝丝的,好像春天在口腔中打了个转,徘徊复徘徊。

几场春雨下过,香椿树不断萌发出嫩嫩的新芽。这是春天馈赠的又一道美味——椿树芽。人们用长长的竹篙,绑上镰刀,将椿树枝丫间新长出的嫩芽拉割下来。这椿树芽,外观有些紫红,与有些泛绿,闻一闻,椿芽的清香直往鼻腔里扑。椿树芽烹调之前,先要用开水过一遍,一是化解它内含的树木的气息,二是让它变得柔软。用烫过水的椿树芽来炒鸡蛋,甚妙处,在于椿树芽的木香与鸡蛋的甜香互相渗透,且互相激发,无论是下饭还是佐酒,舌尖上都有挥之不去的清新惬意。

春天原野里的野小蒜,同样是美味的寄托。野小蒜名字中一个野字,就显示了它原本不在人们常用的食谱之中。是的,野小蒜生长在丘陵山地。矮矮的丝茅丛中,春阳照耀下,一丛丛的嫩绿泛出来,那是野小蒜在露脸了。春天的山上表层土质松软,人们找到野小蒜,只需用手轻轻一拔就起来了。把野小蒜带回家,洗净,切碎,加入米粉中,加水调和,做成小蒜粿,煮熟,或者油煎。蒜香碰到米香,互相融合,在人的味蕾留下山野的芳香。在我们那个地方,吃野蒜粿的好时光,大体是在农历的“三月三”,乡俗中,成为一个“耙节”,认为吃小蒜粿,可以消灾免难。看看,春天不仅可以送给人们山野之味,甚至还上升到珍惜生命的高度,打开味蕾的同时,升华人的情感。

是谁说的,要想留住一个人的心,先要留住这个人的胃。春天的土地是这样的慷慨又能干,馈赠给人们这些带着泥土芳香的美味,引得人们把心留在春天。

枸橼麦饭

■ 秦继芳

每到四月,隔壁工业园区的那棵枸桃树总会攀墙越院,伸出长长的枝干,和居住在我们小区的花草树木,一起共沐春风。

小区花树繁多,虽然这棵枸桃树撑着一树碧绿的枸橼立于墙头,但终究缺乏“一枝红杏出墙来”的明艳,而被人忽略。不过,我却对这株墙外之客青眼有加。因为它与那些好看的花树不同,它枝干上的枸橼不仅能食用,而且它还藏着一个美好的回忆。

几年前,我被调到一个新的工程项目上班,初来乍到,人生地不熟的,我下了班总喜欢去项目后面的铁道旁走走。

彼时正值人间四月天,桑叶嫩,榆钱青,泡桐树一棵挨着一棵,一串串粉白的泡桐花,洋洋洒洒沿着铁道一直开下去,仿佛要开到火车也到不了远方。我常常沐浴在浓郁的桐花香里,静静地享受着春天带给我的这份美好。

有一日,当我从喧嚣的闹市拐到铁道旁的小路上时,远远看见桐树下的杂木里,有人影晃动。我走近一看,是一位上了年纪的阿姨,正在采摘杂木上的新芽。

我在杂木旁站定,第一次发现,那些新芽原来是小指头般大小的茸穗,它们颜色暗绿,好像蒙了一层灰土似的。我好奇地走上前去问道:“阿姨,这树叫啥名字? 它上面的毛穗像虫子一样,您采它有啥用呢?”

经我这一问,阿姨停下采摘的双手,微笑着看着我:“闺女呀,一看你就是外地的,没见过这东西吧……不过,你们年轻人,就是见过了,也不一定认识这种树。这叫枸桃树,它枝上发出来的是枸橼,枸橼凉拌或是熬麦饭都好吃,并且它还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呢。”

我听了阿姨的话,半信半疑,就和她搭着话,一起采摘枸橼。不大的工夫,阿姨的塑料袋里就装满了枸橼。

第二天下午,我照例去铁道边散步。只见那个阿姨站在枸桃树下,手里端着一个塑料盒子。她一看见我,就把盒子送到我手上说:“闺女,这是我熬的枸橼麦饭,给你尝尝鲜。”

我惊喜地打开盒盖,一股淡淡的清香,直朝鼻腔扑来。我迫不及待地用阿姨带的一次性筷子,夹起一个枸橼,放在口中,细细地咀嚼。那绵软又筋道的枸橼,在唇齿间轻轻回弹。一种似花非花,似草非草的清甜明快滋味在舌尖回漾。只是这一口,我的味蕾就深深被它那独特的味道所征服,并永久地把这种味道锁在了记忆深处。

阿姨一边采摘枸橼,一边嘱咐我慢些吃、别噎着。她说:“闺女呀,出门在外不容易。喜欢吃,明天阿姨熬了,给你带来些过来。这东西也就新发的这两天好吃,再过些时日,老了就吃不成了。”

我听着阿姨的话,心里暖暖的,大口大口地把这春天最美的滋味吞咽到肚子里。

就在那个枸橼飘香晚上,我突然接到工作调令,第二天一大早,就匆匆赶赴异地的项目上班。临走,我后悔没有留下阿姨的联系方式,脑海中不时地浮现出阿姨在枸桃树下等我的画面。

时隔几年,我在枸橼飘香的春天,再次返回到那个地方。铁道两边被人工绿化得桃红柳绿,昔日的野树杂花已不复存在。“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。”我站在枸桃树下,细细地冥想,许多味蕾上的记忆都被时光裹挟而去,只有那枸橼麦饭的香味一直氤氲在我的记忆里。